

裁军谈判会议

CD/PV.511

22 June 198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五一一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9年6月22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主席：裁军谈判会议第511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首先，我愿代表本会议和我本人向主管裁军事务副秘书长明石康先生表示热烈的欢迎，他将参加我们今天的工作。同时我愿感谢他与这个唯一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富有成效的积极合作和他对会议活动所产生的额外需要的支持。

今天本会议继续审议题为“禁止核试验”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议程项目1和2。今天的发言者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和斯里兰卡代表。现在我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巴查诺夫先生发言。

巴查诺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首先，我愿对你就任本会议主席表示欢迎。苏联代表团极为高兴地看到墨西哥这个友好国家的代表，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担任这一重要的职务。还请允许我对在本会议1989年春季会议最后一个月担任主席的肯尼亚代表布勒特大使表示感激。

自裁军谈判会议春季会议结束以来这段时间，发生了一系列对我们在这里所审议的问题具有最直接影响的重要事态发展。我想，如果我在一开始讲几句关于主要但不仅只对我国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一件事，即人民代表大会，我想你们是会理解的。这次大会既是四年前开始的变革进程的结果，也是其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它引导我们走向民主和公开化的新天地以及贯彻执行百家争鸣的原则。这12天强烈地震撼了苏联人民的心灵，而且极大地改变了苏联人民对自己和对自己国家的认识。这次代表大会的结果证明了多年来实行的行政命令式的专制制度已转变为正常的政治开放的生活。当然，严峻的考验还在等待着我们，并且这已由代表大会证实。目前还存在着政治教育有缺陷，保障民主运转的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这次代表大会为整个苏联社会提供了一次范围特别广泛的经验，并且为未来推动变革进程的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我们认为，变革是整个世界秩序日益民主化的一部分，也是苏联为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的一种贡献。这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给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信息，论述了苏维埃国家的政治战略，并且阐述了苏联外交政策按照新的政治思维所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特别包括一项规定，即一个国家的安全应当首先由政治手段

得到保障，作为国际关系非军事化、民主化和人道主义化进程中全面和同等安全的一个部分，需要通过裁军和把各国的防御潜力削减到合理足够水平的谈判消除核武器以及不允许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这些原则还将构成苏联在裁军领域中的政策基础，而这一政策所依据的事实是，目前的武器性质使任何国家都无法企望单凭军事技术保护自己，因而军备竞赛既荒唐而且徒劳无益。

在地球上继续这种竞赛并且肆无忌惮地扩展到外层空间，只能使本来已经大量累积的尖端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数量进一步升级。当今的现实表明，不仅是核战争本身，或任何其他战争，甚至是筹划这种战争——换言之，军备竞赛和企图夺取军事优势——客观上都不能使任何国家得到任何政治或其他利益。在裁军领域中，我们政策的基础和某种意义上的保证，是苏联的新的军事理论，这一理论具有无可置疑的防御性质。这一理论的内容，例如苏联武装部队的具体任务和军事发展的性质、关于武器和装备的战术和战略计划和方针——一言以蔽之，我们在国防领域中的所有决定和行动——都是由苏联不对任何其他国家首先采取军事行动，除非我们自己成为被侵略的对象，和决不在任何情况下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些义务所决定的。

目前正在进行的苏联武装部队结构重新组织，是为了将苏联军事理论的根本方向适用于使武装部队具有严格的防御性质及使其今后在合理足够防御的基础上演变发展。从实际上说，我们认为这一充足防御原则的内容包括使苏联的武装力量具有非进攻性的结构，为苏联武装力量中进攻部分的比例规定一个上限，改变苏联武装力量的部署以便履行严格的防御性任务，减少武装力量扩编时的兵源范围和减少军用品的生产数量。按照新的苏联军事理论，我们正在审查我们的许多军事技术方案，并且正在削减我们的武器和装备的发展计划。我们现已停止若干涉及使用打击和进攻性武器系统的计划。

当然，各位尊敬的代表已经了解到苏联单方面削减武装部队和军备，其中包括在我们盟国领土上的部队和军备的计划。这些计划目前正处于实施阶段。因此到今年8月15日，苏联将从部署在华沙条约缔约国的部队中撤回3个坦克师（从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撤回2个，从匈牙利撤回1个），撤回24部战术导弹发射架、约2,700辆坦克和数量相当大的其他武器。在今年5月至8月期间，将从蒙古撤回1个坦克师和若干其他部队，其中包括空军部队。

在今后的两年中，苏联国防开支将总共削减近300亿卢布，到1995年我们打算把国防开支占国民收入的比额削减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军用品生产的加速转向和把资源和生产能力转用于实现社会和经济目标将同时进行。到1995年民用产品占国防工业总产量的份额将达60%。这一进程将与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和批准军事预算的真正民主公开程序的发展并驾齐驱，后者包括向最高苏维埃成员提供有关实际国防开支的全面资料，从而使他们能够在军费的审议和分配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在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布了我们国家国防开支的总额为773亿卢布，同时包括具体项目的详细分类。

在我之前的许多发言者在这里提到的国际关系持续的积极发展倾向，使我们不能不感到满意。这些倾向在今年5月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对莫斯科的访问中再次显现出来，我们认为这是一项重要事业、一次严肃认真的实质性对话的良好开端。在访问期间，特别就重新开始苏美关于范围广泛的军备限制和裁军问题其中包括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禁止化学武器以及限制和停止核试验的谈判和协商达成了协议。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裁军问题上谈判的进度极为重要，因为惯性和各种约束力量是相当大的。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我们愿意尽早结束谈判进程中的停顿并且开始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加紧进行讨论。

5月份达成的协议已经在执行。苏美关于化学武器的双边讨论的第二周，现已接近尾声。6月26日将重新恢复关于核试验的双边谈判。最近已经在日内瓦这里召开了新一轮关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会谈。苏联认为，以签署“中导条约”为其开端的核裁军进程应该成为不可逆转的进程。这一进程的下一阶段将是在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同时，完成苏美关于各自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50%的谈判。已经存在这样做的基础，我们认为只要双方做出恰当的努力，尚未解决的问题不是无法克服的。

苏美关于安全问题的对话正在进一步发展的另一个证明是，两国政府6月12日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防止危险军事活动的协定。它的主要目的是建立可靠的以条约为基础的机制，防止两国军队间的疏忽事件和非故意事件扩大为军事冲突。在美国国务卿贝克先生访问莫斯科期间，他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极为重要的会晤，其间苏联方面提出了旨在使关于削减欧洲常规军队的维也纳谈判取得成功的重要建议，以及苏联单方面削减欧洲战术核武器的重要倡议和一项全面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我们认为，消除战术核武器的目标需要对话和谈判，对话和谈判加上削减常规军备的措施将导致东西方武装部队在防御基础上的调整。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在美国国务卿访问莫斯科期间我们提出的建议第一次遇到严肃和具体的响应，而不是立即的猜疑和批评。我所指的是布鲁塞尔北约理事会首脑会议最后文件所载的美国总统布什最近提出的建议。美国和北约组织已同意削减它们在欧洲的军队。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北约方面已经表现出愿意把军备削减扩展到自己的进攻系统，而不是只要求我们采取这种措施。在有关坦克、装甲车、火炮和作战直升飞机的一系列数量参数上，我们双方的立场现已接近或吻合。因此，可在维也纳谈判上比原来计划的大大提前达成一项协议。我们也赞赏苏联关于战术核武器谈判的建议有一部分被接受，尽管我们对所附加的条件感到忧虑。

总的来说，北约文件中的时代精神是看得出来的，尽管其行文和内在含义仍然包含许多对抗时代遗留下来的概念，其中不乏用于意识形态说教目的的概念。在本会议的讨论中，这些概念时常冒出来。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戈尔巴乔夫访问该国时达成的谅解具有根本的和持久的重要意义。我们认为，它克服了“冷战”的遗产，为东西方的合作灌注了新的动力。关于访问结果的联合声明，不仅阐述了建立一个和平与合作的欧洲和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的基本措施，而且实际上提出了一项军备限制和裁军领域具体行动计划，其中包括禁止化学武器、停止核试验、建立信任、扩大透明度和防止危机。两国外长商定了一项旨在加速执行巴黎会议决定的禁止化学武器的特别声明。

当然，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的。如不同时彻底改变我们星球上的政治

气候，我们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大刀阔斧的裁军。这包括提高信任和合作的水平，解决环境问题和其他全球性问题，改变南北关系，保障人权和所有民族的权利。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裁军所有这些领域中的进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裁军进程不能局限于在双边或区域范围内采取的措施，不论这些措施多么重要。因此，裁军谈判会议在这一进程中具有无法取代的作用。本会议议程上的“核项目”也是如此。阻塞新型核武器系统可能发展和扩散到全世界各地的一切途径的任务，在开始真正裁军进程的范围内具有越来越大的重要意义。停止和禁止核试验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有效的途径。

苏联一向主张最彻底地解决核试验问题。是的，我们是一个核大国，但我们认为停止核试验符合普遍的稳定和安全利益，因此也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准备随时和美国一道暂时停止核爆炸。然而，鉴于美国目前尚未对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做好准备，我们选择逐步接近这一目标。在6月26日重新恢复的苏美关于这一问题的谈判上，我们将谋求尽快最后确定核查1974年和1976年条约的措施，以便立即过渡到下一阶段，起草关于进一步限制试验当量和次数的协议，以期最终停止核试验。但是不能把双边谈判视为多边努力和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解决这一问题的代替物。本会议建立关于这一问题的工作机构以便着手实际审议核禁试问题不仅早该这样做，而且已期待很久。在本会议的春季会议期间，通过许多代表团的努力，特别是由于尊敬的日本大使山田中正先生的努力，我们已成功地为达成协议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我们认为最终解决这一问题应当在本会议今年夏季会议的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苏联同情和支持所有旨在终止核试验的倡议。我们赞同把1963年的《部分禁止试验条约》扩大包括地下试验的建议；我们准备充分履行我们作为该条约保存国的义务，召开拟议的会议审议条约的修正案，为此目的我们将与其他保存国和提出这一建议或支持这一建议的国家一道进行积极的合作。在这样做时，我们打算在不忽视各国对一般核试验问题，特别是对修改该条约所持的根本不同态度的情况下，为召开一次建设性的会议而努力，并敦促所有其他有关各方采取同样的行动。

我们认为，限制核武器现代化和遏制数量和质量上的军备竞赛的另一重要途径是停止用于核弹头的裂变材料的生产。正如戈尔巴乔夫在访问英国时所说的，苏联已决定今年停止用于军事目的的高浓缩铀的生产。除了1987年已关闭了生产武器级钚的工业反应堆之外，我们计划于今年和明年关闭另外两座这样的反应堆并且不用新的生产厂去代替它们。苏联政府采取的上述措施当然只是第一步。苏联支持缔结一项关于停止和最终彻底禁止核武器裂变材料生产的专门国际协定。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们关于缔结这样一项协定的呼吁主要是针对美国政府的。还有理由提出不把即将消除的武器系统的核弹头用于其他武器系统的问题。尊敬的瑞典代表特奥林在6月13日的发言中已特别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在一项关于停止生产用于武器的裂变材料的可核查协定——我们正向美国建议拟订这一协定——范围内，还可以讨论由于拆除核武器留下的核弹头的销毁问题。

遗憾的是，几乎每一次出现核裁军措施的问题时，不论是以禁试形式出现还是以消除战术核武器的形式出现，我们便能听到核威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说教。裁军谈判会议中的讨论也不例外。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要谈威慑，我们不当以核武器为手段的威慑而是谈核武器本身的威慑。这意味着放弃这种武器的储存和更新换代，稳步坚决地消除储存直至完全消除，和禁止生产。然而，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认为，由于核威慑概念的危险性和它与普遍的道德原则相违背的特点，考虑到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其中包括目前以核手段为其防御的主要支柱的那些国家的利益，放弃这一概念的过程应当是循序渐进的。在这方面将起重要作用的是在有关国家中建立真正的防御性军事结构和在军事领域中建立信任。这一进程的最终结果应当是在广泛的国际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制订真正可行的代替核威慑的办法。的确，通往无核世界的道路充满着困难。需要有某些中间性的阶段。然而我们相信这一目标是能够真正实现的，而且我们打算不仅通过增加透明度和可靠的核查而且还通过当今国际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依靠的建立信任来谋求实现这一目标。然而，除非找到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的解决办法，否则减少和消除核威胁是不可能的。这就使我转而要谈本会议的议程项目5。

正如戈尔巴乔夫最近在纪念六国倡议五周年时致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坦桑尼亚和瑞典领导人的一封信中强调的，空间应保持无军备。苏美在这一领域的对话是重要的，但引用这封信的话说，也需要“更积极地使用多边外交，主要是裁军谈判会议”。在这方面苏联领导人还证实苏联“未在空间永久部署武器并且无意成为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我们曾经并且继续提倡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可行和具有深远意义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例如，禁止反卫星武器系统和空间对地球的武器，创立一种不在外层空间部署武器的核查制度，特别是建立一个国际空间视察团，以及若干其他建议。我们还认为现在重要的是设法找到能使委员会从一般性的辩论过渡到探索具体安排的基础。这可能是刚开始迈出的很小的第一步，但应当而且能够迈出这一步。为什么我们不能从已在军备限制的某些其他领域中得到证实的加强信任和公开性的措施开始？就苏联代表团而言，我们不反对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的空间“道路规则”的建议作为基础，其中包括制订有人和无人驾驶的航天器飞近规则、事先通知空间物体的发射、视察、交换数据资料等等。在这方面还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建议的为国际社会提供信息的空间遥感系统，特别是提供核查军备限制和减少国际紧张局势等方面的信息。就我们自己而言，我们也正在研究与空间监测问题有关的具体建议。

正象许多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一样，苏联代表团真诚希望在裁军谈判会议夏季会议上我们能够成功地将禁止化学武器的巴黎会议的结果转变为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范围内谈判的真正进展，使它能够早日制订一项有关这一问题的公约供签署。法国代表莫雷尔大使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的努力值得崇高的赞赏。我们相信通过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成员国和观察员积极和建设性地参与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我们能够在不久就核查未来公约遵守情况的一般制度达成协议，解决与许可的合成和生产的附表〔1〕化学品的制度有关的悬而未决问题，进而解决经济合作和发展（第十一条）和在遇有使用化学武器情况下的援助（第十条）等问题。至于核查公约的遵守情况，我们认为，应当以系统的国际核查和无权拒绝的对任何现场或设施进行质疑性视察相结合为基础。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将不反对若干国家提出的建议，即公约中应当不具体地提到国家技术核查手段的活动建议。

最近在裁军谈判会议上提出了若干旨在改进核查制度的令人感兴趣的建议，特别是今年四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莫斯卡·菲舍尔提出了试验质疑性视察程序的建议。我们还饶有兴趣地研究了联合王国代表团提出的工作文件，它载有在该国进行这种试验性视察的首批结果。我愿告诉大家，苏联也正在进行与质疑性视察有关的国家试验，在这一范围内，已经对一个军用储存设施进行了一次访查。这次试验结果的摘要将在谈判中提出。

鉴于苏联代表团打算单独就禁止化学武器问题作一次发言，现在我不详细谈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观点，而只想补充一点。正如裁军谈判会议所有其他成员国的代表团一样，我们欢迎许多国家对禁止化学武器会谈所抱的积极兴趣，并且满意地注意到目前参加谈判的国家的数目已不再是40而是64了。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进展，它为确保未来公约的普遍性铺平了道路，无论是从全球观点看还是从加强各区域的安全和稳定的角度看这都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苏联代表团极端重视巴黎会议《最后宣言》中的规定，即任何愿意为化学武器谈判作出贡献的国家都应当能够做出这样的贡献。让我们记住我们大家在巴黎达成的协议。

最后，我愿谈几句我个人的看法，首先我愿向所有欢迎我作为苏联出席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新任团长的尊敬代表表示真心的感谢。尽管我从1979年即已参加了本会议的工作，但我意识到我仍旧有很多东西要学，我期待着各位尊敬的代表的善意合作。我愿向你们大家保证苏联代表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愿与本会议各成员国代表团以及作为观察员参加工作的国家进行务实性的合作。我愿借此机会转达纳扎尔金大使对所有祝愿他在新职位中取得成功的代表们的感激。最后，我愿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向我们即将离任的同事——阿根廷代表坎波拉大使，斯里兰卡代表罗德里戈大使和意大使代表普列塞大使告别。苏联代表团愿祝愿他们和他们的家属旅途愉快、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刚才所作的发言，特别是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尊敬的斯里兰卡代表尼哈尔·罗德里戈大使发言。

罗德里戈先生（斯里兰卡）：主席先生，在你的杰出的领导下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言是一种特殊的荣誉。你对和平与裁军事业的巨大贡献广为人知无需由我称颂。你所做的工作和你的献身精神自我们在第一次裁军特别会议召开之前不结盟国家集团进行筹备工作的那段时间第一次结交以来就一直在鼓舞着我。我还要感谢布勒特大使在上个月中对本会议的有效领导。我高兴地看到并且欢迎明石康副秘书长今天上午出席我们的会议。我还愿借此机会祝贺巴查诺夫大使被任命为苏联代表团团长并向他表示良好的祝愿。在他作为苏联代表所作的处女发言之后是我的告别发言。

实际上在全体会议上的所有发言者都对现已十分明显的加强国际安全和促进裁军措施的普遍良好的气氛作了评论。两个主要的核武器大国已通过小心谨慎的内部和其他决策程序决心以完全不同的新办法谋求它们的安全和其他利益。仅在去年，在批准中导协议之后，我们看到了两个主要的核武器国家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谈判的进一步步骤。在维也纳关于建立信任措施和在欧洲削减常规武装部队的谈判因提出新的建议而取得了进展，而且加速取得成果的政治意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单方面的裁军倡议和部队削减应当引起相应的反响。在日内瓦至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双边会谈已在本周复会。

所有这一切都使两个核大国间的紧张关系开始缓和并且开始了彼此的相互信任联系。除了裁军——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国际安全的一个方面，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健康的趋势，在这些趋势中安全不仅仅被认为是调整国家之间和其武库之间关系的问题，而且还被认为是需要合理地管理、保护和发展我们唯一的环境的问题。技术交流、通讯联系、经济相互依存以及全球市场的形成、新的经济力量中心的发展和国界线的日益模糊所有这一切都迫使安全措施不仅要考虑少数国家的国家利益，而且还要考虑到需要兼顾全人类的关切。本身具有独特动力和特殊势头的裁军步伐无疑会在这些广泛的全球概念和关切中得到促进。

正如全体会议上的许多发言所表明的，这些发展的影响得到裁军谈判会议的赞赏。但是，在本会议工作的大多数领域中，尽管它作为唯一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地位已被接受，但相应的谈判意愿并未形成。斯里兰卡在上次发言中谈到全面核禁试

条约的谈判缺乏实质进展，并且谈到在本会议之外采取的可能促使裁军谈判会议自身作出努力的倡议。同样，我们表示希望在今年 1 月巴黎会议以普遍一致的政治措词强调了裁军谈判会议谈判化学武器的任务的紧迫性之后，能够表现出必要的政治决心从而加速全面和有效地禁止这些武器。我们概要地了解拟议中的堪培拉会议。尽管我们承认使化学工业界为有效执行正在日内瓦这里谈判的公约“做好准备”是很重要的，但堪培拉会议不应通过任何可能贬低日内瓦谈判或导致对技术转让施加工业限制的局部性或临时性的措施。

尽管反对化学武器的普遍协商一致意见已给裁军谈判会议造成了一种紧迫感，但遗憾的是所有国家都已明确表示的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决心似乎并没有在裁军谈判会议关于这一重大问题的记录中得到反映。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自 1985 年以来有关特设委员会一直在处理这一复杂的问题并审议现有的法律制度——其积极因素和它的局限性。该委员会还研究了若干针对保证外层空间只用于和平目的和谈判一项或多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协议这一总问题的各个不同方面提出的建议。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需要以认真的态度对待错综复杂的法律、政治、技术问题和其他问题。该特设委员会主席蒙古的巴亚特大使提交的工作文件（CD/905）以令人亲佩的方式总结概括了不同成员国就项目 5 提出的建议和倡议。现在也许是应当以分层次的和更周密的面向谈判的方式对待所有外层空间问题的时候了。

CD/905 号文件还使人们记住特设委员会工作计划中的 3 个项目具有明确的内在联系，在这一范围内可对各项单独的建议作更详尽周密的审议。这将有助于对它们作澄清并就经受住了批评检验并获得普遍接受的建议最终进行谈判。遗憾的是，委员会似乎年复一年地把宝贵的时间白白地浪费在毫无结果的有关工作计划项目的次序和相对重要性这种程序性的辩论上。

很清楚，尽管成员国在观点上存有分歧，但都承认现有法律制度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人们普遍承认未来需要通过更广泛地加入和更彻底地遵守现有的条约来加强这一制度。当然，它对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究竟有效到什么程度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考虑到技术发展的惊人步伐和我们称为太空时代的期间才仅有 30 年之久这一事实，这一制度至今维持了和平的论点很难作为未来的保障。

在日内瓦，苏联和美国本周恢复了关于外空问题的会议，不愿意参与象裁军谈判会议这样的多边论坛的谈判可能是因为谈判的最后立场尚未确定。但是裁军谈判会议平行地开始关于外空问题的谈判并不否认那些具有主要空间能力国家的特殊责任也不以任何方式妨碍或限制它们为共同坚持的目标所做的努力。

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进行外空谈判可以有两种基本的方法。第一种可集中于裁军和军备控制问题，并且将包括制订一项全面禁止或限制所有类型武器的条约。这还包括审议修改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的建议。这一办法还需要包括保障卫星不受侵扰和禁止或严格限制反卫星武器。第二种备选方法可暂时把重点放在建立信任措施上，目前已有大量的材料可作为进行有用、有效工作的基础。这些材料包括法国关于国际卫星监测机构的建议、苏联关于国际空间视察团的建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道路规则”的建议，和若干代表团，其中包括我国代表团提出的以加强《登记公约》和为争取外空活动更大透明度的措施为核心的建议。

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和维也纳均显示了第二种办法在最终协助第一种办法方面的优越性。赫尔辛基和斯德哥尔摩都没有集中谈裁军本身，但它们提供了一种良好的气氛从而为欧洲范围内的裁军和军备控制铺平了道路。关于应当考虑一项《登记公约》议定书的建议值得特别重视。尽管它看上去可能目标不高，但通过更大的公开化在空间活动方面建立国际信任，它可能成为实现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目标之一的第一个具体的步骤。

在外层空间领域内，防止军备竞赛绝对比制止或遏制军备竞赛要好得多。目前我们还能够在要么探索外空和平发展的潜力，要么招惹在人类刚刚跨入空间时代的初期阶段尚难估价其性质和规模的冲突之间作出选择。

目前军事强国正以民用和国防需要为理由证明其空间发射能力的扩散是有道理的。把目前仅限于地球上的能力或有限的技术能力转而应用于太空不再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事情了。如果目前的空间大国不支持防止空间武器化的多边进程，那么号称提供战略稳定性的整个现存空间体制就有可能随着军事空间技术的必然扩散而成为软性战略目标。经验表明，如核领域和化学武器领域的例子，只搞部门控制而不采取全面的多边措施将无法保障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防止扩散。

除了未来空间可能的应用之外，几乎不可能希望发射能力的不断改进会促进迄今为止尚未被这种具有双重性质的武器染指的地区内的信任。如果此时此刻尖端性的空间应用潜力的问题仍似乎遥远的话，那么至少这种能力的区域性扩散问题值得审议。

这是我作为斯里兰卡代表在裁军谈判会议上的最后一次发言。一些人的告别发言倾向于对裁军谈判会议、其工作方法或行动迟缓的方法大加评论，并为提高其效率开具处方。由于我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工作还不到两年，我感到难于胜任这种任务。

对于象斯里兰卡这样一个小国，成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远远超过了名义上的特殊荣誉。然而，作为一个军事上无足轻重的国家而且出席会议的代表团规模不大，并未使我们在这样一个其成员几乎包括全球以及各区域所有军事强国的论坛上感到矮人一等。实际上，斯里兰卡感到特别骄傲的是，我们不仅仅代表我们自己，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还代表广大的不结盟国家，它们的安全和力量的基础不是武器，它们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国际法和不结盟的依靠和信赖是它们保护独立和主权的重要防线。

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在无所不在的核武器威胁面前都是平等的。这种威胁也使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裁军谈判会议是一个代表性的机构，如果它能够考虑到所有国家，其中包括小国的关切，它的信誉将能得到提高。在大国交替换位和大动荡能使小国处于非它们选择的形势甚至将它们摧毁的时期，这是尤为关键的。

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裁军谈判会议的基本议程一直是同样的。它的重点，正如它应当实现的那样，一向是全球裁军问题。在维也纳，新的重点已经放在欧洲这一特定区域范围的常规武器上了。应当承认欧洲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仅在半世纪之内由这一区域冲突引发的战祸就曾两度波及到整个世界。上一次战争的惨痛教训仍然是旷古未闻的。

在区域范围内把重点放在常规武器上并没有以任何方式降低了对付核威胁这一压倒一切的问题的优先性。我前面的发言者已谈到了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目前的健康关系一些被称之为“区域性”的问题已得到解决或接近于解决，而在这些区域内发挥作用的是常规武器。当然我不同意某些发言者所说的某些这类区域问题的继续存

在会妨碍两个大国未来关系的改善。形势远比这复杂得多，一概而论只能掩盖真正的情况。许多人认为所讨论的区域问题并不全都是复杂和严重的，如果不是由超级大国的某些行动造成的。而同样，超级大国按照联合国和不结盟国家集团所倡导的原则发展的明智态度则促进了这些问题的解决。

在不同的条件下，不一定是域外因素造成的，其他区域形势也可能成为冲突的中心。关于区域性的裁军和常规裁军需要在裁军谈判会议的某种正式范围内予以审议的建议值得认真加以注意。所涉及到的问题不容只作简单分析。

我在1987年8月裁军谈判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中说到，我是接着我的前任开始工作的。现在当我离任的时候我的继任者将继续重申斯里兰卡始终不移地致力于作为裁军领域内唯一多边谈判论坛的裁军谈判会议的重要工作。对于我个人来说，过去两年在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是一次丰富难得的经历，我对这两年的经验使我能够对有关裁军和国际安全的众多问题有透彻认识不胜感激。最后我感谢你们大家的友谊并祝愿裁军谈判会议圆满完成它的重要任务。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斯里兰卡代表的发言和他在发言一开始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我确信我是代表本会议所有成员感谢他在过去两年中作为本会议的一员在这里所进行的活动。我特别高兴地获悉斯里兰卡政府对他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成绩持有很高的评价，他将在斯里兰卡外交部担任联合国司司长，而同时作为裁军问题咨询委员会成员与裁军保持密切联系。他可以确信的是他在本会议中的所有同事对他的这一任务都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今天发言者的名单到此结束。是否还有其他代表团希望发言？似乎没有了。现在我想谈一下卡塔尔关于参加全体会议工作和参加议程项目4、7和8下设立的附属机构工作的请求。6月8日已散发了卡塔尔的照会，没有收到任何成员国的意见。既然如此，我们可以不需召开非正式会议就对这一请求作出决定，但有一点要明确，这并不为今后树立一个先例。

我向本会议提出CD/WP.366号文件所载的关于卡塔尔的请求的决定草案。如无异议，我认为通过了这项决定。

就这样决定。

主席：现在我要谈一下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下一周会议的时间表。该时间表是与各特设委员会主席协商后制订的。如以往一样，这份时间表仅供参考，如有必要可以修改。如无异议，我认为会议通过了这份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6月27日星期二上午十时召开。

上午11时10分散会。

×× ×× ×× ×× ××